

教師的失敗，還是巴拉圭教育體系的崩潰

駐巴拉圭共和國大使館教育參事處

每年，在討論教育預算或面對大規模的考試失敗時——關於教師培訓質量的擔憂和批評再次成為焦點。

在塞萬提斯的名作《狗的對話》中，狗狗貝爾甘薩（Berganza）和西比翁（Cipión）在回顧它們在不同主人照看下的生活經歷時展開對話。在其中一個故事中，貝爾甘薩講述了自己在照看羊群時多次遭到主人不公正的打罵，因為他未能達到主人的期望，而事實上，羊群的疏忽與牧羊人自己有關。這些狗的遭遇象徵著那些盡力而為卻因不屬於自己的錯誤而被懲罰的人們的悲慘命運。這塞萬提斯式的隱喻在當今依然切合實際，曾經被用來形容巴拉圭的公共教育，教師們就像貝爾甘薩和西比翁一樣，常常受到媒體、立法者、商人、家長和社會各界的指責和羞辱，卻沒有人深入檢視教育系統的組織結構，而這個結構正是讓教師無法得到完成其使命所需的物質和智力工具。

每年，在討論教育預算或面對像最近巴拉圭教育與科學部進行的教師數據銀行（BDDE）評估中出現的大規模失敗時對教師培訓品質的關注和批評總是重新浮出水面，結論幾乎總是一樣：「不能給那些平庸的專業人士更高的薪水」。就像那些因未能完成工作而被打的狗一樣，巴拉圭的教師常常被指責和歸咎於一場教育危機，然而實際上，這場危機源於多年的忽視、腐敗和政治客戶主義。

透過將責任歸咎於這些“可憐的無辜者”，掩蓋更深層的現實：一個沒有能力培養、沒有創新、年復一年的重複著同樣結構性錯誤的教育系統。因此，教師們並未得到足夠的支持和適當的培訓，反而成為一個拋棄他們的系統的替罪羊。

然而，問題並沒有結構性分析，公眾所看到的只是無數教師在扮演受害者的角色，哭訴他們的困境，當然，他們確實是受害者。他們是一個腐敗的客戶主義系統的犧牲品，這個系統並未受到全面批評。實際上，批評總是聚焦於“驢子”，而不是那些不斷犯錯的“驢子主”。那麼，教師們從哪裡來？是誰或哪些人培養或「毀掉」我們？我們的品質或平庸是一個必須全面審視的教育系統的產物，這個系統

從部長的任命，到各級教育機構的准入、任期和晉升，都值得重新考慮。

我們不要自欺欺人，教育與科學部（MEC）中的大多數受歡迎職位都由一些資質可疑的“專業人士”擔任，而這些人正是依靠一個政治客戶主義體系存在，因為正是這些“驢子”幫助一貫的政治人物贏得選舉。正如幾年前一位媒體曝光的教育部長所說：「巧合的是，所有的省協調員和他們的督察都是來自『紅色』黨派」。此外，鑑於教師薪水並非最具吸引力的工作，教育事業每年都會成為高中畢業生的最後選擇。

特權與客戶主義：霸權體制的惡習

毫無疑問，巴拉圭的教育系統已經進入一個危機的邊緣，最近教育與科學部（MEC）的「教師資料銀行」進行的評估再次證明這一點。如果我們問今天即將畢業的高中生，誰想成為巴拉圭的教師，得到的答案可能是零。那些選擇這項職業的人，往往是因為種種原因未能進入其他大學專業，這反映教育事業缺乏足夠的激勵機制，無法吸引最優秀的年輕人。

大多數年輕人將教師職業視為最後的選擇，原因在於低薪、艱苦的工作條件和有限的職業發展空間。這現象在國際教育評估中也有所體現，例如 2018 年和 2022 年的 PISA 測驗中，巴拉圭在閱讀理解和數學方面位居最後。這表明，問題遠不止如許多分析家所認為的教師平庸，而是一個系統性危機。

要全面解決這個問題，首先需要檢視國家在教育上的投資水準。多年來，巴拉圭的教育投資始終保持在國內生產總值（GDP）約 3.6% 的水平，這個比例甚至僅僅超過阿爾弗雷多·斯特羅斯內爾（Alfredo Stroessner）獨裁時期的 1%，遠低於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建議的 7% 的最低標準。這種不足的投資直接影響到破舊的學校基礎設施、低薪的教師薪資以及不充足的教學資源，這些都是任何教育系統成功的關鍵因素。

同樣重要的是要質疑，未來教師的培訓課程如何設計？誰在培訓教師？批判性思考、分析能力或社會建構主義教育學是否有效實施？

面對一個充滿特權和客戶主義的教育體系，任何形式的社會建構

主義都無法發揮作用。長期執政的政黨以公共教育作為鞏固其政治影響力的平台，這侵蝕「擇優錄取」的假象，延續低效運作，並設置各種障礙，阻礙教育部門的進步與專業化。

永遠存在的閱讀理解問題

「每 10 個巴拉圭學生中有 7 個無法理解他們讀到的內容」，這是最新 PISA 測試的結果。閱讀理解能力的缺乏是我們教育系統的最大弱點之一。這個問題不僅影響學生，尤其是教師。教育與科學部的最近測試，專注於案例分析，揭示這個問題，今天，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根據最新數據顯示，75% 參加教師甄試的考生未能通過 BDDE 考試（每 10 個教師中有 7 個），尤其是大多數剛畢業的教師，仍然無法理解他們所讀的內容。這使得我們不得不考慮，儘管改革教師培訓的努力已經開始，但迄今為止採取的措施仍然不足，甚至只是表面文章。

從改革到轉型

巴拉圭教育中另一個明顯的問題是教育與科學部的政治不穩定。在過去 35 年的民主時期，教育部長職位更換超過 20 次。在過去 20 位教育部長中，只有三位是女性。霍拉西奧·加萊亞諾·佩羅內（Horacio Galeano Perrone）是擔任該職位次數最多的部長，他在多個任期內都未超過兩年（1991-1992、1993、2008-2009、2012 -2013），此情況重複出現超過 11 次。只有四位教育部長的任期超過了兩年。部長的更替週期性變化導致教育計畫缺乏連貫性，影響改革的實施，即使在同一政治派別下。正如 Rivarola（2006）所言：“巴拉圭的教育系統陷入了改革半途而廢和未履行承諾的惡性循環。”

同時，教育部（MEC）是擁有最多公務員的國家機構。包括行政人員、合約工和教師在內，估計該部門員工超過 9 萬人。多少人才是真正勝任職位的？有多少人是做假工的「掛名職員」或政治操控者？根據美洲開發銀行（BID）和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報告，該國將 49.5% 的公共開支和 69% 的所有稅收用於公務員薪資的支付。

那麼，作為一個國家，我們是否關心提升教育質量，還是根本上想要永遠維持平庸和現狀，每年都將核心問題轉移？這些問題倘無法誠實和全面的解決，教師和學生將繼續成為一個維持平庸、腐敗和普

遍貧困的系統的受害者。

撰稿人/譯稿人：潘惠珍

資料來源：2024 年 11 月 9 日 ABC 報紙

<https://www.ultimahora.com/fracaso-docente-o-el-colapso-del-sistema-educativo-paraguay>

